

老去诗篇
浑漫与



古书之美

安妮宝贝 韦力 著

古书之美



安妮宝贝 韦力
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书之美/安妮宝贝, 韦力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
2013.1

ISBN 978-7-5133-0585-3

I. ①古… II. ①安…②韦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5209号

古书之美

安妮宝贝 韦力 著

责任编辑 罗 晨 林妮娜

特邀编辑 侯晓琼

责任印制 付丽江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 版 人 谢 刚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60千字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0585-3

定 价 49.50元

版权所有。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序

3

访问记

7

古书收藏

145

古书谈

199

齋蘭芷

溫庭筠

菩薩蠻

小山重疊金明滅。鬢雲欲度香顚雪。懶起畫蛾
眉。弄粧梳洗遲。照花前後鏡。花面交相映。新
帖繡羅襦。雙雙金鷓鴣。

序

南宋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里写下一篇文章。

唐子西诗云：“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。”余家深山之中，每春夏之交，苍藓盈阶，落花满径，门无剥啄，松影参差，禽声上下。午睡初足，旋汲山泉，拾松枝，煮苦茗啜之。随意读《周易》《国风》《左氏传》《离骚》《太史公书》及陶杜诗、韩苏文数篇。从容步山径，抚松竹，与麋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。坐弄流泉，漱齿濯足。既归竹窗下，则山妻稚子，作笋蕨，供麦饭，欣然一饱。弄笔窗前，随大小作数十字，展所藏法帖、墨迹、画卷纵观之。兴到则吟小诗，或草《玉露》一两段，再烹苦茗一杯。出步溪边，邂逅园翁溪叟，问桑麻，说粳稻，量晴校雨，探节数时，相与剧谈一晌。归而倚杖柴门之下，

则夕阳在山，紫绿万状，变幻顷刻，恍可人目。牛背笛声，两两来归，而月印前溪矣。

这篇文章为《山静日长》。字字可喜，使人流连。古人留下的字，在故纸堆中依旧清晰，而幽远情意恐已在时间更替之中再难寻觅。隐遁生活在任一时代中都只是逆流和孤立，而与之映衬的“驰猎于声利之场者，但见袞袞马头尘，匆匆驹隙影耳”却是主流。集体依靠迅疾而粗暴的力量向前推进。即便有人另辟蹊径，背离大多数人的归宿，在扑面击打的浪潮之中做不合时宜的事，其根本也只是一种个人选择。

“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。余花犹可醉，好鸟不妨眠。”《醉眠》的诗句，清简如溪水中的松影，使时间循向缓慢，放空。这种变化需要内心的基地作为支撑。在缓慢中有丰富的流转，在放空中有笃实的基底，如此，太古和小年的感受，才不至于成为另一种寂寞的负累。清醒则时时逼迫出内心漏洞。佳境之前，原是险道。文字背后，唯见承当。

被湮没的古时，热衷于插花、焚香、点茶、挂画的日子，手工逐一制作出端正的纺织品瓷器漆器和食物，尊重四时节气，对万物和天地的敬畏之心，对风雅和优美投以深深爱慕，对高洁和矜持的情操不失信仰……这样的辰光貌似已一去不复返。被电视新闻、互联网、科技电器、虚拟空间、化学污染……种种新世界的衍生物

所包围的我们，又可以对历史及传统作何欣赏、表达、维持和保护？

彼时有缺，也有光华。古今对照无定论。被吞没和推远着的价值观，如夜空中流转星光逐一熄灭。我们也许已忘却抬头看一看天空，寻找星辰轨道，感受它遥远时空之前进发的光耀。而这光耀仍在等待。

因此，古书、古物、古人、古事不妨重提。

才有了这本关于古书的采访的开端。

安妮宝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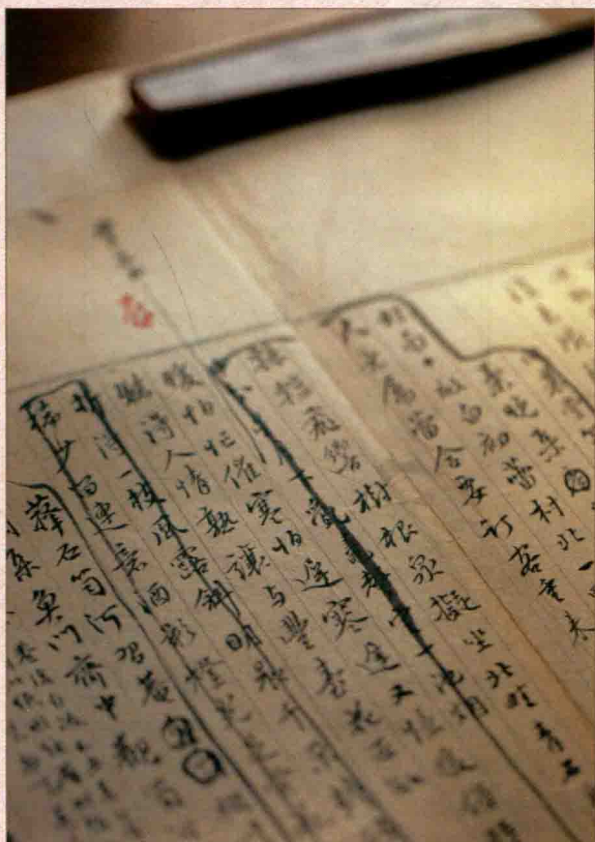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二日

北京

访问记

安妮宝贝 文

杨弘迅 图



韋莊

酒泉子

月落星沉、樓上美人春睡、綠雲傾、金枕膩、画屏
深。子規啼破相思夢、曙色東方纔動。柳煙輕。
花露重。思難任。

1

我并非一个专业采访记者。虽然七八年前，也在杂志中开辟采访专栏，记录一些边缘人的生活。稿子每篇约有一万字，图片若干张。独自完成提问、记录、摄影等各个工作环节。这些被采访的人物，有自由撰稿人，摄影师，广告人，电影爱好者，摇滚乐队主唱……得以随心所欲发挥，对陌生人自由发问。这显然符合一个写作者的探索和分析心理，其间也有许多细节的乐趣，比如与他们长时间相处、交流，去到对方家里，看到形式各异情绪细微的卧室、书房、厨房、卫生间……一起动手做饭、喝酒、吃饭或者在咖啡店里对话。

这是充分与他人沟通和交融的方式。用文字记录，做出展示。专栏名字叫“别人”。后来开始写作长篇小说，

采访告了段落。

二〇一一年，因为制作《大方》，再次做起采访。韦力是由编委止庵推荐的，他们是多年的朋友。韦力是中国目前极有成就的藏书家。我查资料得到一些数据：“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。在他的藏书体系中，收藏有八千余部、七万余册古籍善本，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、写本五十余件、两百余册，宋元递修本和宋元明递修本近二十部、三百余册，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、一万余册，名家批校本及抄校稿本八百余部，活字本六百余部，碑帖一千七百余种。”

事后我询问他这些数据是否属实，他说也许应该更超过一些。这些数字惊人，收藏者付出的心血也难以估计。我不清楚需要多少资金来做这些事。善本离普通人的生活还是比较遥远。但我对一个收藏古书形成一个图书馆规模的人，充满兴趣。按照以前采访的路线，我不是太关心他做过的事情，而是关心做了这些事情的人，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方式。他的观点、理念、生活方式、思考方式……如此种种，与读者互会。这意味着我将会对他的价值观更感兴趣。

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。第一次见面。

我在采访前夜查阅网上有限的几篇采访，并非为了准备发问提纲，而是为避免涉及被重复问过的问题。如果已被回答过，那么它们就不再重要，也不需要再被提起。但我没有准备任何一个发问。以完全空白的状态面对，不持预设或论断，这样的相逢也许会产生更多可能。

工作至凌晨一两点结束，约在早上八点相会。韦力后来多次提起对“守时”这个行为准则的重视，并且他言出必行。我也是守时的人。我们的初见如同水到渠成。他形体清瘦，个子很高，穿白色衬衣，长裤有一道妥帖

熨线。下车等待我，为我打开车门。这些细节透露出来的信息：严谨，有序，对礼节的注重。之前我通过以往采访对他得到的初步了解：这个男子四十七岁，“每年投入六百万去收购古籍”，以低调身份活动于商界、收藏圈、学术圈。

驱车前往他的藏书地，芷兰斋。位于一个大型住宅区中的楼房，相邻两套房子连通。他并不居住在此，这里纯粹藏书。有资料介绍此地：“古籍逾百架，唐、五代、宋、辽、金之所藏皆有可称道者，另有明刊本千余部，批校本、抄校稿、活字本各数架……皆按经、史、子、集排序，再结合年代、版本分类收藏。”这是一个私人图书馆，藏量大概占据他收藏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。

书屋不见刻意，书橱和书籍陈旧，摆设简单，没有多余装饰。只以藏书为重，其他都被忽略。取名“芷兰斋”，他说是取谐音，因有朋友看见这满屋古书，说一堆烂纸有何乐趣。但沉浸其中的主人，也未尝见得乐意对他人轻率敞开自己的世界。这原本是他幽秘的窟穴，藏满自如的珍宝。

被一沓一沓、一册一册小心收藏的古老书籍，如果轻轻从其中抽出一部，亲眼看到一千年前制作出来的书，墨与纸之天然，版画之细腻，书法之精妙，装帧工艺之清丽考究，再回头看到电子书试图实现的快捷和一体化，就无法不感慨科学发展带来便利、速度和效率的同时，

